

薛文清公全書

大集

十

文清公薛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門人關西張鼎校正編輯

序

送歸州尚司訓序

天以是理與人雖同而覺有先後先覺者以其所覺
覺後人故謂之師師者天理民彝所自出而人之邪
正由之是其任豈易云乎哉自古師道廢師之所以
覺人人之所以受覺于人或出于異端他岐而不由
于天理民彝之正是則師之名雖是而其實則非矣
國家建學立師所以教人者粹然一出于天理民彝

之至正而異端他岐不得以消其間師道之復育于
是乎在正統元年春 聖天子龍飛之初天下士抱
負其業來試于春官者于時濟濟僅千人焉主司既
取進士百人又取其文學之通粹者四百餘人以補
教官之缺員保寧尚志以四百餘人之一擢授歸州
儒學司訓監察御史姚君克脩于其行且屬余言以
爲贈余嘗論爲師之道不過以已之所得乎天者以
覺乎人而已得乎天者如五品人倫是也師舍是無
以教子弟舍是無以學御史君嘗稱尚志之爲人資
稟篤而學問正夫質以本之文以輔之不雜乎異端

不惑乎他岐是可以爲人之師矣尚志到官其思無
負于御史君之所知必正其身必進其學俾天之所
以與我者既求知其理又求踐其理將見歸庠士子
皆得以啓其蔽而闢其途豁然獲覩斯道之光明坦
然率循乎天理民彝之正他日以若輩人備國家
之任用必能推其學以忠乎君而愛乎民于時尚志
師道立而善人多可以追蹤于古之爲師者矣慎勿
爲異端他岐所惑哉

竹深處序

杭之士宜竹郡人朱景暉環其室種之幾萬竿冒烟

雨搖星月憂風颭凌霜雪寒暑晦明動息之變千態
萬狀皆因竹以得勝而境益清居益邃忽若不知塵
囂之紛聒也景暉時與一二佳客往其間商確古今
道理誨子孫以孝弟廉恥禮義之行治其家以勤儉
整肅人倫內外之防脫去習俗之浮靡一還古人之
淳朴蓋皆自于竹深處思而得之非若昔人有以放
逸自高者往往恣肆于茂密之間或以博奕翫好爲
樂或以酣飲歡呼爲達否則溺意于詞章圖畫字書
技藝之淺事而不知天理人倫之大道甚矣其皆非
中庸之行也是豈景暉之用心哉監察御史謝君衡

景暉友也常造其處而得景暉之議論知其必有可
取者因求文于余遂書此以還之使知所擇焉

贈汪德容致政序

少而仕老而歸此人之所至願也至于歸而又得奉
其親以盡桑榆之樂又豈非人之至願者歟四明汪
德容先生博學者德模範元氏之士子者十餘年士
子賴其追琢造就之益進而登仕版著能聲者累累
焉繼而陞秩 王府教授則又輔翊 世子以正道
官屬咸推稱之今以年至請于朝得致其政而歸監
祭御史曹君習古先生友也來徵文以贈之余謂先

生遭 國家熙洽寧謐崇尚斯文之時而得列清秩
者顯蹟被榮名饗厚福者數十年其于少而仕可謂
盡其道矣逮茲耄老荷 朝廷優渥之恩冠服偉然
去歸故鄉于老而歸又豈非得其義乎先生已白首
而其母夫人年滿八十尚安好無恙今之歸又將具
甘旨節寒溫左右就養怡愉其志欣欣焉愛日之誠
蓋有不能已者其樂又何如耶雖然先生始終一節
得饗全福固爲儒者之至幸然又足以見我 國家
深仁厚澤涵煦之久使凡爲人臣者得以從容遂其
進退之義尚論治平之氣象又當于此而觀之是爲

序

絳州知州王汝績輓詩序

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蓋謂無爲善之實可稱于後世雖聖人猶疾之也然則世有君子雖沒世而猶爲人所思慕詠歎之不已得不謂之賢矣乎金谿王汝績知絳州九年能節儉以自律興學以勸士去弊以養民禱神以弭災與凡政之善者大小具舉故其任滿將去而小民相率連狀欲保留之不可得則相與刻石以紀其政蹟不獨惠在絳人者久而不忘及汝績旣沒而中外士大夫素與汝績交好以及樂道

人之善者亦皆作爲詩歌以哀述其善行類若古輓
者之辭著于集者凡若干首長篇短製渾厚流麗皆
足以傳世行後使後之人諷諸口而感于心因以得
其實而慕其人則汝績雖沒世而名愈彰者得不亦
有賴于此乎汝績二子政佐皆從余學故余知汝績
尤深旣爲備述其行已爲政之蹟表諸隧道之石又
爲序其詩歌哀輓之意以冠其集之端

送刑部鄭侍郎序

景泰五年夏南京刑部左侍郎鄭景陽以三年秩滿
來朝京師旣而將歸秋官內臺泊大理諸大夫與景

陽厚者咸屬余言以贈之余與景陽爲辛丑同年進士景陽爲給事中余亦遷官御史後景陽陟亞南京秋官余亦出入外臬大理中間契濶者久之前年冬余又承乏南京大理復得與景陽會旦夕過從談經史道舊故惓然無間未幾余復承召備員于茲而重得與景陽會夫以同登仕三十餘年之離合如此于景陽行烏得無情士大夫雖不有屬固宜有言以爲贈景陽舒人也質貌魁奇性度宏厚少卽聰敏過人其尊府侍郎公知其有立也旣嚴家庭之訓尤擇善師友使從之游以講貫礱磨爲學行已之道治經

之暇尤肆力于史學嘗聽其論既往年代之久近而
出不窮若崑崙發源而洪流東注也其論前世人品
之邪正而見甚明若巨海涵秋而纖毫畢露也與夫
國統之分合書法之抑揚禮樂刑法天文地理之志
凡史所當載者莫不挈其綱而振其目間出其餘爲
詩章亦清新古雅淪淪乎有作者之遺音景陽以如
是該博之學故自縣庠弟子員發迹擢高科官近侍
貳秋官事業聲譽與時俱流景陽亦榮遇矣哉景陽
初爲右侍郎九年轉爲左侍郎今又三年矣其學行
宦業老成練達允爲時望今又來朝也班行之間咸

推爲偉人碩士而三法從諸大夫尤重景陽之爲人
故于其行皆不能無眷眷之情是又不特余與景陽
有同年好也復有論景陽之去者曰方今 聖天子
作新政治以得人爲急而尤重老成若景陽者真其
人也獨不可留以輔理耶余則曰南京爲 國家根
本重地自北視南猶有周視鎬京之與成周在昔保
釐尚重其人况南京畿甸以及列郡刑獄之繫皆于
其秋官是詰是治是理庶獄清而民心樂則和氣應
而有以培固 國家之根本景陽之任又豈不重且
大邪雖然景陽之在南京也久矣而明刑之績已著

于秋官今兩京大臣更迭任用自其常事他日在廷
列卿大臣或有缺又焉知景陽之不入贊大猷邪余
以諸公之屬旣述與景陽有同年之好且備道其學
行宦蹟見重于時而又書此以需其或入贊大猷又
將樹偉績于當時垂聲光于無窮云

廖氏族譜序

自古宗子之法廢而世之人類不知所自來徃徃親
未盡而相視如楚越者有焉故士君子有志于復古
者必脩其族譜紀世次序踈戚使其爲子若孫者得
有所考據而知所自來雖五服之漸窮亦不忘水木

本源之義而親有未盡者益敦其孝敬慈愛之心此族譜之作亦古宗子之遺法而有關於家道人倫爲甚重也大理少卿廖君安止慮家譜之弗脩無以紀世次序疎戚垂子孫而後世慈孝之風薄乃斷自始祖以下至于九世列爲經緯譜而成書尤必冠以處州廖子譜端者所以推原漁梁之廖所自來以其世代寥遠故書之也略而必起自漁梁之廖爲本祖者所以著其世之所自始以聞見所及故書之也詳故卽其始祖以下二世以至九世宗枝聯屬整秩不亂如水之有源而脉絡分明如木之有榦而枝柯散達

雖自親以及疎漸殺而漸薄然其一氣之流貫則不以疎戚而有間使廖氏之後疎而漸殺漸薄者得而觀之尚能溯流知源循未知本而興起其尊祖之心不忘其親親之意況親且厚者乎是則廖氏之門仁孝之風無間于久近而常存者實有賴于斯譜也安止是作實有得于古宗子之遺法而增重于家道人倫之大矣安止爲人坦易寬厚好學不怠自擢進士爲給事爲大理議論獨能識其遠者大者余嘗與之同官知其爲人允詳安止家譜脩葺旣完書來求爲之序余旣備論其作譜之意于前又附書安止爲人

梗概于末將使其後之人又知安止用心仁且賢而
而或有所景慕觀法而益光大其譜牒益振立其家
聲于久遠云

劉太孺人輓詩序

太孺人姓郭氏諱妙清高祖允明仕元爲總管曾祖
啓誠韜光弗輝祖德仕元爲萬戶父能亦晦跡不仕
比四世皆爲滁人仕者行其義于時處者脩其行于
家皆以積善鍾慶于太孺人故其生而端靜長而柔
婉且閑于女教女儀女事擇所適從遂歸于贈兵科
給事中橘菴先生劉某爲繼室給事先娶李氏生四

子曰安道守道存道全道暨女二人太孺人生子清
于時諸子女皆幼太孺人裁節飲食衣服撫育慈愛
咸適其均人不見其有絲毫踈數厚薄之異以是太
孺人充得善譽于宗族閭里間其後安道守道以醫
業將從事于臨朐太孺人謂給事曰君二親皆高年
我當留滁以奉事君可自從二子以往給事以太孺
人言爲然遂留太孺人偕餘子于家獨與二子行太
孺人竭力孝事舅姑年皆逾八十以天年終凡所以
送終棺槨衣衾安厝祭祀之禮靡不周備旣而太孺
人乃盡出其所有付存道全道二子曰爾祖妣旣沒